

思念依然无尽

回忆父亲

胡耀邦

满妹◎著

北京出版社

思念依然无尽

回忆父亲 胡耀邦

满妹◎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 满妹著. —2 版.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4
ISBN 978 - 7 - 200 - 08654 - 6

I. ①思… II. ①满… III. ①胡耀邦 (1915 ~ 1989)
—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523 号

思念依然无尽

——回忆父亲胡耀邦

SINIAN YIRAN WUJIN

满 妹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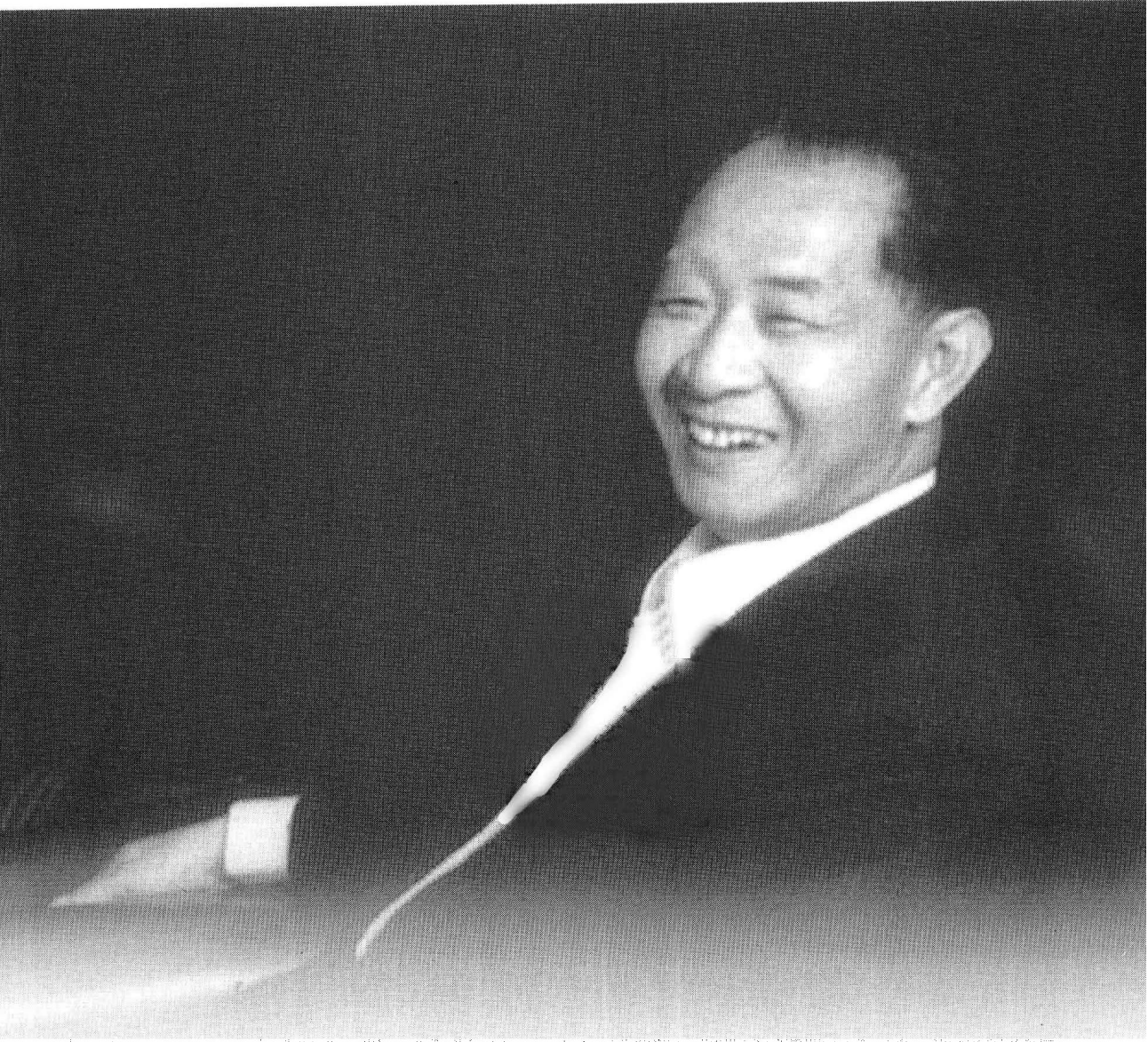
网 址：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33 印张 49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654 - 6
定价：4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心在人民原無論
大子小子

利归天下何必爭
為國少留

胡適之書



目录

第一章 永远的沉默

- 1 想对父亲说 / 2
- 2 最后的故乡之行 / 3
- 3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 10
- 4 父亲还在吗? / 15
- 5 每天 4000 余人自发吊唁 / 20
- 6 追悼会里里外外 / 26

第二章 浏阳红小鬼

- 1 贫苦的农家娃子 / 37
- 2 14 岁只身投奔革命 / 43
- 3 大难不死 / 49
- 4 没见过这么年轻的首长 / 55

第三章 驰骋在疆场

- 1 终于上了前线 / 67
- 2 活跃在太原战场 / 75
- 3 挺进西北西南 / 80
- 4 解甲履新 建设川北 / 83

第四章 团旗火样红

- 1 “务于七月底抵京” / 92
- 2 团中央第一书记 / 96
- 3 学生们的朋友 / 108
- 4 运动中的思考 / 111
- 5 迺兹府美东店 / 119

第五章 风雨正义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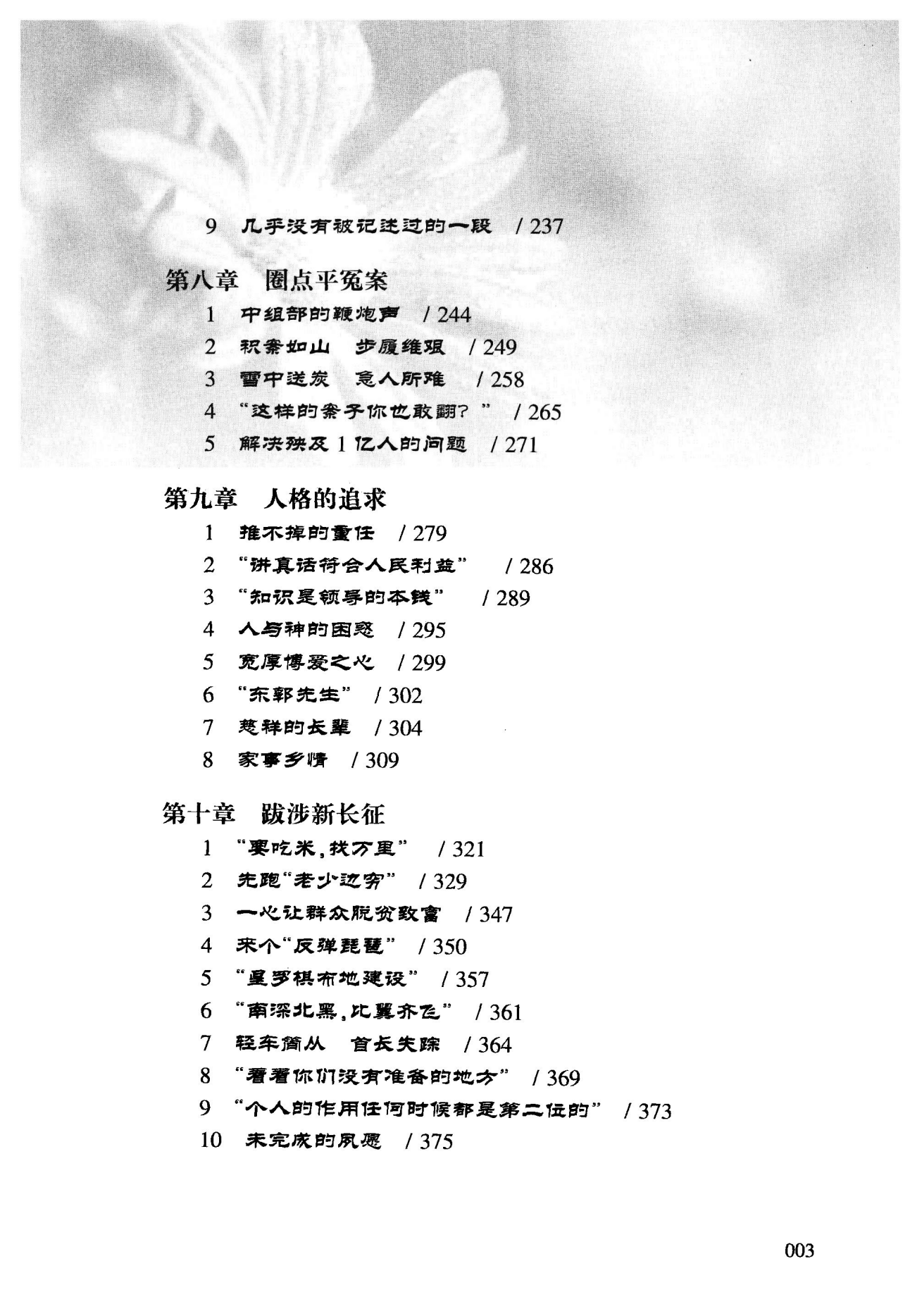
- 1 代职湘潭地委 / 126
- 2 任职陕西省委 / 135
- 3 “文革”被打倒 / 142
- 4 “红小鬼”还是“胆小鬼”？ / 147
- 5 “三胡一王”的故事 / 151
- 6 一夜之间 / 158
- 7 五七干校的磨难 / 165
- 8 给外婆写悼文 / 172

第六章 激流沉与浮

- 1 新“三门”干部 / 179
- 2 “假如我能活到那一天……” / 184
- 3 再次被打倒 / 191

第七章 真理的号角

- 1 带给叶帅三句话 / 200
- 2 拨乱反正的序曲 / 204
- 3 理论的匕首和投枪 / 212
- 4 冲破“两个凡是” / 215
- 5 第一次理论交锋 / 219
- 6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 223
- 7 一个存在不同看法的会议 / 231
- 8 政绩讲够 错误说透 / 235

- 
- 9 几乎没有被记述过的一段 / 237

第八章 圈点平冤案

- 1 中组部的鞭炮声 / 244
- 2 积案如山 步履维艰 / 249
- 3 雪中送炭 意人所难 / 258
- 4 “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 265
- 5 解决殃及1亿人的问题 / 271

第九章 人格的追求

- 1 推不掉的重任 / 279
- 2 “讲真话符合人民利益” / 286
- 3 “知识是领导的本钱” / 289
- 4 人与神的困惑 / 295
- 5 宽厚博爱之心 / 299
- 6 “东郭先生” / 302
- 7 慈祥的长辈 / 304
- 8 家事乡情 / 309

第十章 跋涉新长征

- 1 “要吃米，找万里” / 321
- 2 先跑“老少边穷” / 329
- 3 一心让群众脱贫致富 / 347
- 4 来个“反弹琵琶” / 350
- 5 “星罗棋布地建设” / 357
- 6 “南深北黑，比翼齐飞” / 361
- 7 轻车简从 首长失踪 / 364
- 8 “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 / 369
- 9 “个人的作用任何时候都是第二位的” / 373
- 10 未完成的风趣 / 375

第十一章 勤政中南海

- 1 打开改革开放的窗口 / 381
- 2 文学艺术的春天 / 388
- 3 新闻要让人爱看，爱听，爱读 / 400
- 4 尊重教师 尊重知识 / 404
- 5 “相遇贵相知” / 412
- 6 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封 / 417
- 7 “唤起国民的竞争精神” / 419
- 8 独特的外交风格 / 425

第十二章 引退勤政殿

- 1 推进“全面改革” / 439
- 2 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 443
- 3 为了端正党风 / 448
- 4 建立“第三梯队” / 451
- 5 厉行机构改革 / 456
- 6 坚决废除终身制 / 460
- 7 辞去总书记职务 / 462

第十三章 共青山水情

- 1 共青的来历 / 467
- 2 选址富华山 / 473
- 3 安息共青城 / 476

附录 胡耀邦生平大事年表 / 480

再版后记 / 522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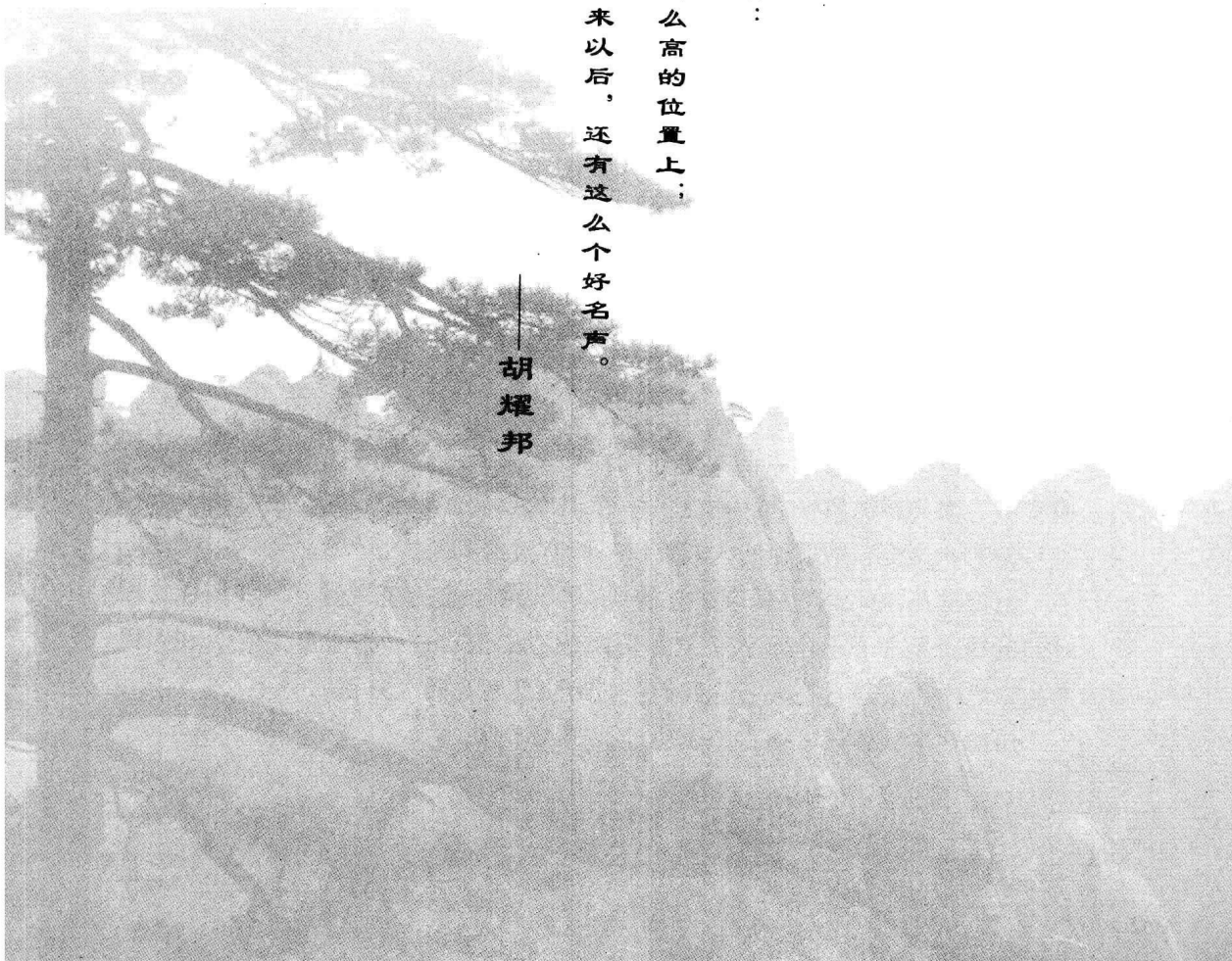
永远的沉默

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

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

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
胡耀邦





1 想对父亲说

父亲在沉默了两年之后，永远地沉默了。

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像平时那样地快捷和出人意料，以至于在他生病期间，我没有机会为他做上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甚至没能最后见上他一面，成为家中唯一没有尽孝的子女。

也许他的简洁朴素和不拘常理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以至于又使我成为家里唯一没有赶上他安葬的子女。

无可挽回的终生遗憾，不断地啮噬着我的心；情不自禁的思绪，像不能平静的海浪不断涌起；无奈的内疚一遍又一遍地责问着自己：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父亲远行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即使作为血脉相承的女儿，我对他的了解也实在是太少，太少。回过头去细细翻检父亲的一生，希望能够搜集到与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报章文件中的只言片语。许久许久，他的真正完整的形象，才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地勾画出来。

我想，应该把对父亲的了解和深深印刻在自己心底的往事，和着泪水写成文字，为父亲诞辰90周年献上一份女儿的祭奠和思念。同时也希望，为想了解父亲和热爱、崇敬他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记得早在1982年，父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说过：“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功过是非，已经载入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印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坎之中。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坚信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

历历往事，皆成史话；一生功过，任人评说。

2 最后的故乡之行

父亲的沉默是从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时开始的。

1987年1月16日，当人们从父亲突然辞职引起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都纷纷打电话、捎口信，想到家里来看望他。可他让家人一一婉言谢绝了，他是怕连累了人家。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翻阅了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然后开始再次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沉默的父亲（1989年3月24日 在家中 刘全聚/摄）

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

看着他沉默不语的时间太久了，我担心他会闷出病来，就怂恿孩子们去找他玩一种叫做“宾构（Bingo）”的小游戏，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可是玩着玩着，他又会走神儿，重新陷入沉思。有时我们陪他打牌，打着打着，他会突然把牌一推，说：“没意思！”然后转身走开。

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我常想，父亲这一代人，可能是由于年轻时生活环境恶劣和长期紧张的

工作，很多人虽然活了一辈子，却只会工作，不会生活。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转移注意力的小块文章，如获至宝，回家和父亲闲聊时说：你几年前建议离退休干部休息后，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或绘画，还可以学点儿养生之道，没想到这些居然和报纸上科普文章宣传的观点很接近，只是科普文章中介绍的内容更广泛一点儿。看到父亲还在听，我就装着随意地接着说，报纸上讲了四点：发泄；倾诉；换环境，如外出一段时间；或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像什么写诗啦，绘画啦。

不知道父亲是否受了这篇短文的影响，有段时间他竟学着做起诗词来。

父亲曾写了一首词《戏赠（于）光远同志 调寄渔家傲》，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
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骑牛，
酸甜苦辣任去留。
任去留，
浊酒一杯信天游。

父亲对于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是心存疑虑的。1985年，当父亲看到李锐寄给人民日报社不同意修建三峡大坝的文章时，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做出不要发表的批示。几年后，父亲借巫山神女之口，做诗表达了他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真实想法——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写给研究《离骚》的文怀沙先生的那首古风格调的诗，既显示出正在学习做诗的父亲才情，又可能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晓畅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雷一笑更精神。

父亲就像一匹圈在会计司胡同里的伏枥老马，静默到1988年秋天，心里忽然漫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几次说起特别想回湖南老家看看。这对父亲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期待已久的湖南之旅，终于在这年11月成行。

11日，火车到达长沙站，湖南省委的领导们没等父亲走下车厢就迎了上去，热情地欢迎他“到湖南检查指导工作”。

父亲摆摆手，明确地说：“我这次来湖南只是休息。”

在长沙停留了一夜，父亲便驱车西行，离开长沙去了著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住进森林局宾馆。傍晚，父亲习惯地外出散步，被正在这个宾馆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他们很快地都站在宾馆的庭院等候。看到他散步回来，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

父亲无奈，以他惯有的随和笑着走进他们的行列，任凭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是在从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这热烈的群众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父亲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

从张家界回到长沙以后，父亲就很少露面了，他担心这种热烈的场面再次出现。父亲静静地住在过去毛泽东到长沙时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每天上午多是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不是约请一些湖南的老同志来聊聊往事，就是跟一帮年轻人打两局桥牌。

11月20日晚，父亲独自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地吃着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条。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父亲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父亲73岁生日。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单独度过的——尽管此时他已经不用再为国家的事情操劳，不必再远离家人到“老少边穷”地区视察了。

直到12月7日，父亲才去了趟岳阳，登临岳阳楼，参观麻纺厂。

游君山的那天是9号，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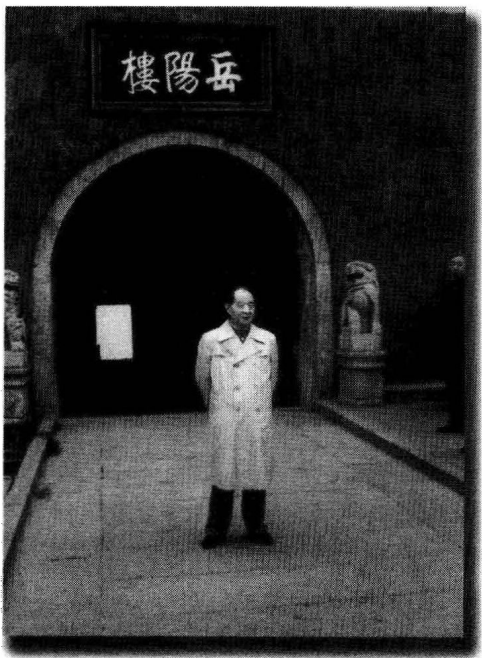
这时，有一对夫妇从游客中走出来，提出要单独和父亲谈几句话。

父亲说：“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吧。”

那位女同志说：“我要向您提点儿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着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但是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

父亲正视着这对夫妇，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党章规定，个人有退党的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与他们分手后，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当天就赶回了长沙。旅途劳累，加上受了风寒，第二天父亲便觉得头晕不适，可他不愿惊动身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8年12月)

的工作人员和医生。直到第三天晚饭后他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才对秘书说：“我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痛和咳嗽。”

随行的医生闻讯赶到，立即给父亲查体。当时他体温 38℃，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哮鸣音，肺底有少许湿啰音，血压和心音都正常。这些症状和体征虽然都不很严重，但可证明有明显的肺部感染。医生给他服了一片复方阿司匹林和两片螺旋霉素。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 40℃，而且持续不退；血压从 120/70 毫米汞柱直降到 80/50 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然而，父亲坚持说：“不要紧，我的病不重，过两天就会好，不要麻烦太多的人。”

大伙儿拗不过他，一直守候在现场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和省委秘书长沈瑞庭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这一晚，负责医疗的医护人员通宵未眠，整夜看护在父亲身边。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12 日下午，体温降至正常。

此前，父亲每年偶染感冒一两次，都是因为烟吸得太凶、工作太累造成的。除两肺以外，他全身器官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病变，所以母亲听说他病了，开始并不以为然，认为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了解到真实病情，却不敢对母亲直说，心里很着急，可又不便因私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只好一再催促母亲赶快去看看。

母亲一贯以工作为重，即使退休后兼任中国服装协会会长，她也坚持要做完年底的工作总结才动身。

等到母亲从北京买了飞机票赶到湖南时，已是父亲生病的第五天了。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在恢复，并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也都托人捎信来，说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亲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身体康复后，父亲专门把医护人员请来合影留念，并将母亲带去的水果分送给大家。父亲感谢大家说：“我每年都要感冒一两次，每次发烧都要一两天。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湖南的医疗水平

很高，感谢在座的各位。”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



在与父亲相处的最后日子里
(1989年1月8日 南宁西园)